

# 宗族文化与制度信任

黄建祺\*

2023 年 6 月

## 摘要

一个地区的宗族文化是否会挤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本文通过利用 CFPS2014 年调查数据,使用 OLS 回归模型发现一个地区的宗族文化会显著提升当地居民的制度信任,同时也会显著降低当地居民的人际信任,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后这种统计结果依然存在,同时进一步对不同的户籍所在地居民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受宗族文化对制度信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构建市场制度有实证意义。

关键词: 宗族文化, 制度信任, 人际信任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制度的完善,使得中国得到高速的经济增长。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在于建立起市场制度,在建立起市场制度的过程中,如何能够让交易双方达成交易,其中在过去通过的是相互之间陌生人的信任或在一个小群体内的信任关系。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族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非正式制度,宗族是指在中国地方上拥有共同的祖先,姓氏相同,聚居在一地的人群。传统社会中,民众个人及家庭的财产、事业、社会地位等通常依附于宗族。

尽管在过去中国的宗族组织已经渐渐消失,而这种宗族观念至今也依然存在,其中一大特点是宗族文化对于彼此间的信任,而信任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信念之上。宗族会在宗族成员中使用非正式规则与规范来增强宗族集体行为。由此,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群体就很可能产生“替代”效应 (Helmke and Levitsky, 2012)。比如 Cao et al. (2022) 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饥荒时期,社会资本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来反抗政府过度收购,从而降低死亡率。但又在另一方面来说,宗族中的共同信念,并非一定存在违抗正式制度。相反也有可能是一个接纳正式制度的“嵌入式”结构 (林南, 2005)。

制度信任是指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法制规章及其运行的认可和支持。因此研究中国的制度信任,尤其是在宗族文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本文试图去探究一个地区的宗族文化是否越浓厚,对于制度信任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宗族文化对于人际信任的影响。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一) 制度信任

经济学中对于信任的关注可追溯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他认为社会习惯、文化活动是广泛存在的。Sabel (1993) 认为信任是指双方之间的互相信赖,其相信 in 交易过程中,彼此都不会出现伤害对方的行为。政治学家福山在《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论证社会本身拥有的信任程度可以决定该国的繁荣大小 (福山, 1998)。

在经济学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信任是一种预期 (expectation),认为信任是施信者对他人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的预期。Luhmann (2018) 提出信任一般可划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人际信

---

\*jianqihuang@email.cufe.edu.cn

任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之中所产生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期望。而制度是在更加抽象的关系之中,依赖于制度环境背景(法律、政治、经济等制度)。学术研究中通常用官员的信任作为一种度量(Chang and Tam, 2005; 邹宇春 and 敖丹, 2011)。何可 et al. (2015) 选取对“亲人的信任”、“对邻居的信任”来刻画人际信任;“对官员的信任”和对“环保的信任”来刻画制度信任。

房莉杰 (2009) 对于新农合制度的分析,发现农民对于制度信任的一个动态演化过程。陶芝兰 and 王欢 (2006) 认为制度信任是能够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增强确定性,从而形成广泛信任。邹宇春 et al. (2012) 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存在差序格局,不同的社会活动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拜年活动有利于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增强,而饭局却会在降低制度性信任。何可 et al. (2015) 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男性农民、女性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参与意愿均有正效应。但随着收入上升,人际信任影响不显著,而制度信任仍然在起作用。

## (二) 宗族文化

对于宗族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 (informal institution) 的一种 (张川川 and 李涛, 2015)。一些学者发现其对于现代银行业发展、城市犯罪率、企业家精神、生育等多方面会产生影响 (刘冲 et al., 2021; 张心仪 et al., 2021; 张川川 and 马光荣, 2017; 潘越 et al., 2019; Fan et al., 2023; Zhang, 2020; Cao et al., 2022)。

陈斌开 and 陈思宇 (2018) 使用了 CGSS 和 CFPS 数据,用本人以外的居民作为度量信任度,分别对宗族文化代理变量回归。发现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基本上显著为正。同时发现美国人和陌生人的系数为负,得出关于宗族文化对于内部人的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但“挤出”了人际信任。

张川川 and 马光荣 (2017) 发现在宗族文化盛行的地区对于男性的偏好大于女性,具体的表现为在教育投入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Fan et al. (2023) 发现宗族文化对于产业集聚效应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私人部门显著高于国有部门。Zhang (2020) 同样也发现宗族文化有利于发展当地的企业家精神。新农合作为正式制度的一项具体政策, Tao et al. (2021) 研究发现更强的亲朋关系会降低选择参与新农合的可能。

如今现有的文献对于宗族文化对于制度信任的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宗族文化分别对于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之间探究关于宗族文化所起的作用。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 三 部分为所使用数据及所选用变量介绍;第 四 部分为实证结果;第 五 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 六 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 七 部分为结论。

## 第三章 数据

本文使用的是来源于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 (ISSS) 主导。从 2010 年展开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这里主要使用的是家庭追踪调查 2014 年的数据,所使用的数据中包含有社区调查数据、成人问卷调查数据以及家庭调查数据 (Xie and Hu, 2014)。

### (一) 主要变量

**被解释变量** 选取的是制度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在问卷中“您对官员的信任水平”来刻画,问卷中以 0-10 来进行评分,0 代表最不信任,10 代表最信任,同时这些官员的信任水平是对于县内的官员的信任水平。这里选取还选取了人际信任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比于制度信任,解释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同于刘丹妮 (2021) 等人的做法,这里并没区分陌生人、亲人信任等信任程度,主要考量的是整体的对他人的信任。所在个体问卷中涉及到“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主要的回答为“要越小心越好”和“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分别将其进行进行 0-1 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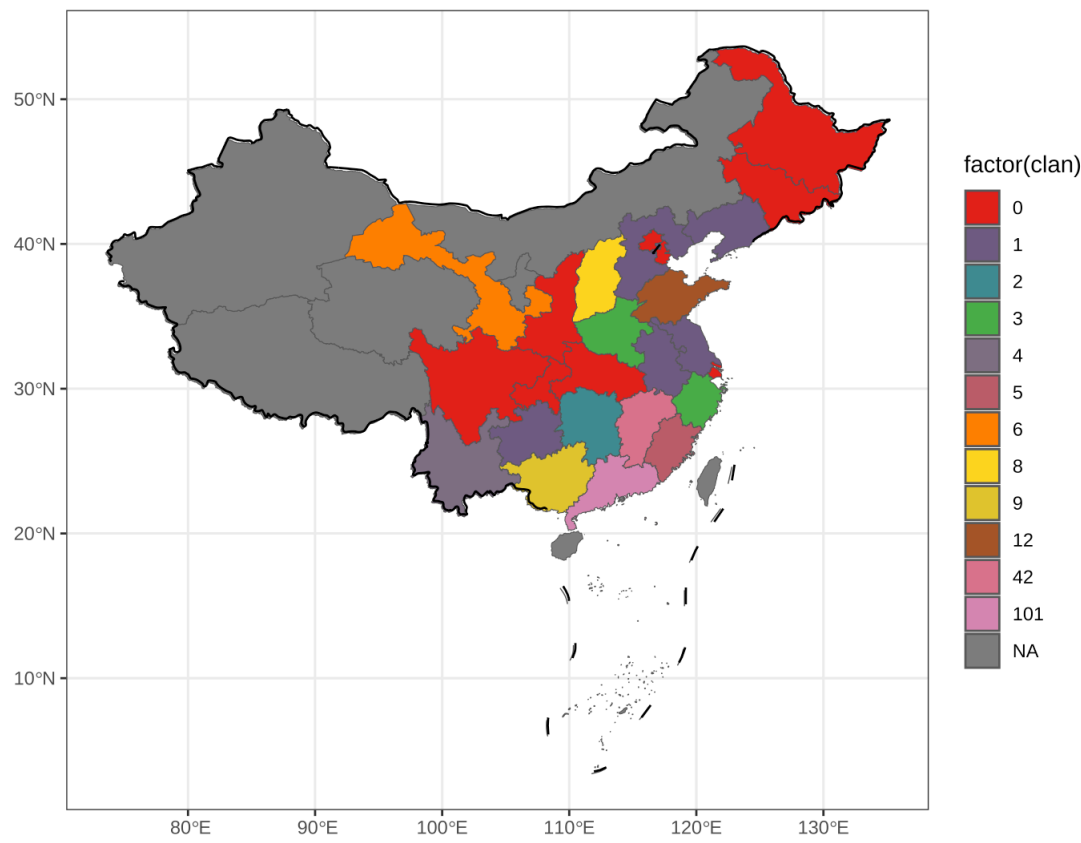


图 1. 家族祠堂分省分布图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宗族文化，用社区问卷调查中的“拥有家族祠堂数量”来刻画 (张川川 and 马光荣, 2017)，因为家族祠堂代表的是一个地方的家族凝聚力，从而能够刻画宗族文化的强弱。同时还参考 陈斌开 and 陈思宇 (2018) 的方法，选用一个地区的大姓占比来作为一个地区的宗族文化强弱，该变量在问卷中所涉及的是村庄的大姓占比，以此来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换变量。<sup>1</sup>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对于控制模型的内生性有重要的作用，我分别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以及村庄层面选取了若干控制变量，以更好避免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是否为少数民族、个人年收入、受教育水平、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层面控制变量为家庭成员数、家庭年收入；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为村庄常住人口、村庄人均年收入、村庄到县城距离以及是否为少数民族区。

(二) 样本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关于制度信任与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从 2014 年家庭追踪调查的社区数据、家庭经济数据以及成人个体数据进行选择变量选择。

表 1 中是对所有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图 1 为根据 CFPS 所绘制的分省地图，可以看出在南方（广东、福建、广西）的宗族文化会更加浓厚。在东北地区基本上没有家族祠堂。图 2 为家族祠堂与给定家族祠堂的制度信任平均水平的线性拟合关系，可以从中看出是呈正相关的关系。接下来通过计量实证模型来进一步验证猜想。

<sup>1</sup>所有的变量问卷可在附录 B 中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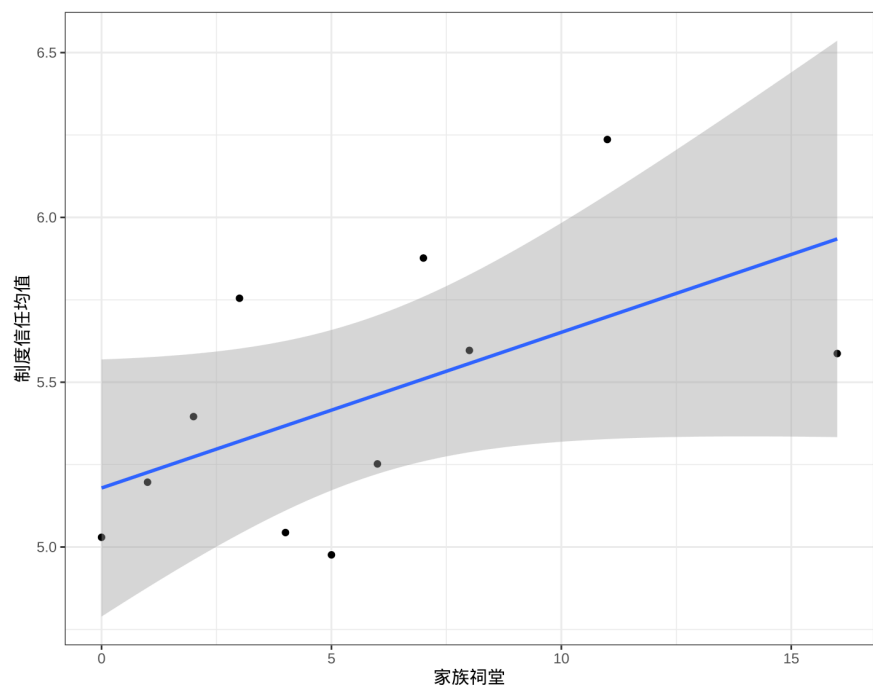


图 2. 家族祠堂与制度信任均值线性拟合

表 1. 变量统计性描述

统计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际信任	30,956	2.859	1.995	1	5
官员信任水平	27,186	5.065	2.653	0	10
家庭祠堂	27,186	0.342	1.360	0	16
年龄	25,209	47.317	16.453	16	95
是否为少数民族	25,209	0.997	0.053	0	1
个人年收入（元）	25,209	7,431.600	17,209.500	1.000	442,000.000
受教育水平	25,209	6.320	4.771	0	23
性别	25,209	0.491	0.500	0	1
是否党员	25,209	0.071	0.257	0	1
是否已婚	25,209	0.864	0.343	0	1
家庭规模	23,918	4.332	1.929	1	17
家庭年收入（元）	23,918	55,351.790	110,921.400	1.000	4,402,760.000
村庄常住人口数	17,073	2,109.17	1,735.14	100	11,750
村庄人均年收入（元）	17,073	6,188.13	5,673.55	150	45,000
村庄到县城距离（公里）	17,073	48.692	39.774	0	280
村庄是否为少数民族区	17,073	0.111	0.314	0	1

## 第四章 实证结果

### (一) 识别策略

我首先构建了一个在个体层面的回归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text{Clan}_{ijq} + \beta_2 \sum \text{Ind}_i + \beta_3 \sum \text{Fam}_j + \beta_4 \sum \text{Vill}_q + \mu_i \quad (1)$$

下标  $i, j, q$  分别表示为个体  $i$ ，家庭  $j$  和村庄  $q$ ；其中的  $Y_i$  是我们的被解释变量，可表示为个体  $i$  对官员的信任程度和个体  $i$  对他人的 interpersonal 信任水平。其中的  $\text{Clan}_{ijq}$  表示在个体  $i$  在家庭  $j$  以及村庄  $q$  中的宗族祠堂数量；控制变量在个体、家庭以及村庄层面分别为  $\sum \text{Ind}_i$ ， $\sum \text{Fam}_j$ ， $\sum \text{Vill}_q$ ， $\beta_m, m = 1, 2, 3, 4$  分别为各解释（向量）变量的回归系数。

采用逐步增加不同层次的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 2 中所示。其中第（1）列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宗族文化对于官员信任水平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宗族文化能够对于没有宗族文化的地区高 0.77 的官员信任水平。在第（2）列为控制个体层面的回归，其中的结果显示并没有显著的变化。第（3）列为控制了家庭层面的影响，可以看到也对于结果并没较大的影响，第（4）列为控制村庄层面的影响，同样结果上系数稍微有所下降，但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仍然在 1% 水平上显著。这样的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于官员信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 (二) 对人际信任回归

进一步采用如上所述的识别策略，我们进一步对于人际信任的影响进行分析，模型回归方程为

$$\text{InterTrust}_i = \beta_0 + \beta_1 \text{Clan}_{ijq} + \beta_2 \sum \text{Ind}_i + \beta_3 \sum \text{Fam}_j + \beta_4 \sum \text{Vill}_q + \mu_i. \quad (2)$$

我们可通过表 3 看出宗族文化对于他人的信任均为负向影响，在控制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后的结果并不显著，在基准回归以及控制村庄层面后结果显著，因此该结果是基本上是可信的。对比于 2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是相反的以外，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是相反的（对他人的信任度影响均为正向，而对制度信任是负向的）。同时这也体现所选择的控制变量的合理性。

同时我们为了使得结果会更加的稳健，进一步还考虑了对人际信任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识别，模型方程为

$$\ln \frac{P_i}{1 - P_i} = \beta_0 + \beta_1 \text{Clan}_{ijq} + \beta_2 \sum \text{Ind}_i + \beta_3 \sum \text{Fam}_j + \beta_4 \sum \text{Vill}_q + \mu_i. \quad (3)$$

同样也是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报告结果为表 4 所示，结果与 OLS 回归基本一致，可以看出在控制村庄层面之后，家庭祠堂数量每增加 1 个单位，对于他人的信任会降低 2.9% 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对于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之间的影响存在背离的关系。宗族文化会直接影响到人际信任，该结果与 (陈斌开 and 陈思宇, 2018) 结果一致。

### (三) 内生性讨论

对于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有 3 个，反向因果，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在本文中，核心解释变量是宗族文化，本文的代理变量为家庭祠堂，祠堂的建立不仅来自于当地的宗族文化，也可能受到来自地方经济水平的影响（已控制），宗族文化是地方所一直存在的，属于先天给定的，而对于制度信任是属于个体后天判断形成的，因此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性较低。同时本文使用的是 CHPS 地方的家庭祠堂数量，该数据是在全国代表性省份进行的，具有代表性，因此对于测量属于较为准

表 2. 宗族文化与制度信任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制度信任			
	(1)	(2)	(3)	(4)
宗族祠堂	0.073*** (0.012)	0.073*** (0.012)	0.069*** (0.013)	0.058*** (0.014)
年龄		0.016*** (0.001)	0.016*** (0.001)	0.021*** (0.002)
是否为少数民族		-0.560* (0.312)	-0.734** (0.330)	-0.957** (0.376)
个人对数收入		-0.021*** (0.004)	-0.013*** (0.004)	-0.0002 (0.005)
受教育水平		-0.060*** (0.004)	-0.052*** (0.004)	-0.021*** (0.005)
性别		-0.158*** (0.034)	-0.170*** (0.035)	-0.200*** (0.042)
是否党员		0.534*** (0.067)	0.560*** (0.069)	0.475*** (0.096)
是否已婚		-0.058** (0.022)	-0.059** (0.023)	-0.052* (0.028)
家庭规模			0.061*** (0.009)	0.023** (0.011)
家庭对数收入			-0.110*** (0.015)	-0.066*** (0.017)
村庄是否为少数民族聚集区				0.489*** (0.067)
村庄到县城距离				-0.0003 (0.001)
村庄人均对数收入				-0.060** (0.025)
村庄常住人口数				-0.00005*** (0.00001)
Observations	27,186	25,209	23,918	17,073

Note:

\*p&lt;0.1; \*\*p&lt;0.05; \*\*\*p&lt;0.01

表 3. 宗族文化与他人信任回归结果

	<i>Dependent variable:</i>			
	对他人的信任水平			
	(1)	(2)	(3)	(4)
宗族祠堂	−0.004*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7*** (0.003)
年龄		0.0003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3)
是否为少数民族		−0.130** (0.059)	−0.151** (0.064)	−0.189*** (0.072)
个人对数收入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1 (0.001)
受教育水平		0.009*** (0.001)	0.009*** (0.001)	0.009*** (0.001)
性别		0.026*** (0.006)	0.028*** (0.007)	0.035*** (0.008)
是否党员		0.063*** (0.013)	0.066*** (0.013)	0.056*** (0.018)
是否已婚		−0.005 (0.004)	−0.004 (0.004)	−0.002 (0.005)
家庭规模			−0.005** (0.002)	−0.004* (0.002)
家庭对数收入			0.002 (0.003)	0.002 (0.003)
村庄是否为少数民族聚集区				−0.023* (0.013)
村庄到县城距离				−0.0001 (0.0001)
村庄人均对数收入				0.006 (0.005)
村庄常住人口数				−0.00000 (0.00000)
Constant	0.535*** (0.003)	0.588*** (0.060)	0.627*** (0.070)	0.602*** (0.087)
Observations	27,183	25,209	23,917	17,063
R <sup>2</sup>	0.0001	0.012	0.012	0.013
Adjusted R <sup>2</sup>	0.0001	0.012	0.012	0.012

Note:

\*p&lt;0.1; \*\*p&lt;0.05; \*\*\*p&lt;0.01

表 4. 宗族文化与一般信任的逻辑回归结果

	<i>Dependent variable:</i>			
	对他人的信任水平			
	(1)	(2)	(3)	(4)
宗族祠堂	-0.015*	-0.013	-0.012	-0.029***
	(0.009)	(0.009)	(0.010)	(0.011)
年龄		0.001	0.0003	0.0004
		(0.001)	(0.001)	(0.001)
是否为少数民族		-0.542**	-0.641**	-0.823**
		(0.251)	(0.275)	(0.320)
个人对数收入		-0.003	-0.005	0.0003
		(0.003)	(0.003)	(0.004)
受教育水平		0.038***	0.036***	0.037***
		(0.003)	(0.003)	(0.004)
性别		0.106***	0.114***	0.140***
		(0.026)	(0.027)	(0.032)
是否党员		0.265***	0.277***	0.232***
		(0.054)	(0.055)	(0.075)
是否已婚		-0.019	-0.018	-0.008
		(0.017)	(0.018)	(0.021)
家庭规模			-0.019**	-0.016*
			(0.007)	(0.009)
家庭对数收入			0.006	0.008
			(0.012)	(0.013)
村庄是否为少数民族聚集区				-0.095*
				(0.052)
村庄到县城距离				-0.0004
				(0.0004)
村庄人均对数收入				0.024
				(0.019)
村庄常住人口数				-0.00000
				(0.00001)
Constant	0.140***	0.372	0.542*	0.470
	(0.013)	(0.255)	(0.300)	(0.379)
Observations	27,183	25,209	23,917	17,063
Akaike Inf. Crit.	37,561.660	34,542.830	32,756.560	23,414.580

Note:

\*p&lt;0.1; \*\*p&lt;0.05; \*\*\*p&lt;0.01



确。最后是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误差，本文经过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以及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后，进一步本文将控制省份来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 A2 所示。可以看到在控制省级固定效应以后结果依然显著且家族祠堂的数量对于制度信任的影响是正向。

同时，进一步的避免遗漏变量，参考 (郭云南 and 姚洋, 2013) 的做法，我们将原有的数据范围约束在仅仅在个体  $i$  的村内有宗族祠堂内。重新对原有的回归方程 (1)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在 A3 所示。可以看到其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且解释变量系数为正。

第五章 异质性分析

在中国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机会、城乡收入差距和受教育水平等的影响 (陆铭 and 陈钊, 2004; 王美艳, 2005; 陈斌开 et al., 2010; 孙文凯 et al., 2011; Liu, 2005; Song, 2014; An et al., 2020)，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与未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之间对于制度信任有不同的表现。表 5 中对不同的农业户口以及非农户口进行回归结果。其中列 (1) 为农业户口的样本，列 (2) 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宗族文化对于农业户口的回归系数要小于非农业户口的样本，也就是宗族文化对于制度信任的影响在农业户口中的作用会小于非农户口的群体。这一结果说明了在进一步对于释放户籍制度的必要性。

表 5. 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回归

	被解释变量：制度信任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1)	(2)
家族祠堂	0.052*** (0.015)	0.100* (0.053)
Observations	15,769	1,283

Note: \*p<0.1; \*\*p<0.05; \*\*\*p<0.01  
经验 p 值为 0，可认为两组间具有显著差异

第六章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主要是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将原有的家族祠堂数量转用为大姓占比，其基本逻辑在于姓氏代表了一个村中的基本的宗族关系，大姓占比越高，表明本村的宗族关系越紧密，宗族文化越浓厚。回归结果如 A1 所示。可看出在 (1) - (3) 列的结果均显示为显著为正。说明大姓占比的数量越多，对于制度信任水平的影响也是正向的，与表 2 结果一致。

第七章 结论

本文通过对制度信任的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对于制度信任有正向的影响，同时对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还发现在拥有农业户口对于制度信任有更低的水平，而拥有非农业户口群体中有更好的制度信任水平。本文通过揭示宗族文化对于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影响来进一步说明对于制度、法制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同时揭示了在文化与信任之间的背后关系，为中国构建大一统市场具有实证意义。同时在未来关于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的做出研究。

## 参考文献

- An, Lei, Yu Qin, Jing Wu, and Wei You, "Th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 of Relaxing Internal-Migration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2020.
- Cao, Jiarui, Yiqing Xu, and Chuanchuan Zhang, "Clans and Calamity: How Social Capital Saved Lives during China's Great Famin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2, 157, 102865.
- Chang), 张荳云 (Ly-Yun and 谭康荣 (Tony Tam), "制度信任的趋势与结构:「多重等级评量」的分析策略," 台湾社会学刊, 2005, (35), 75-126.
- Fan, Haichao, Chang Li, Chang Xue, and Miaojie Yu, "Clan Culture and Patterns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3, 207, 457-478.
- Helmke, Gretchen and Steven Levitsk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formal governance*, 2012.
- Liu, Zhiqiang, "Institution and inequality: the hukou system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 (1), 133-157.
- Luhmann, Niklas,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2018.
- Sabel, Charles F, "Studied trust: Build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in a volatile economy," *Human relations*, 1993, 46 (9), 1133-1170.
- Song, Yang, "What should economists know about the current Chinese hukou system?,"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29, 200-212.
- Tao, Dongjie, Junpeng Wang, Hongying Cai, and Kui Zhao, "DO KINSHIP NETWORKS CROWD OUT THE NEW RURAL PENSION PLAN IN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N AGING CHINA,"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21, 66 (06), 1647-1663.
- Xie, Yu and Jingwei H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4, 47 (1), 3-29.
- Zhang, Chuanchuan,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0, 48 (1), 100-123.
- 何可, 张俊飏, 张露, and 吴雪莲,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 管理世界, 2015, (5), 14.
- 刘丹妮, "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 2021.
- 刘冲, 刘莉亚, and 李庆宸, "'排斥'还是'包容': 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银行发展," 经济研究, 2021, 56 (4), 110-125.
- 孙文凯, 白重恩, and 谢沛初,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 2011, (1), 14.
- 张川川 and 李涛, "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动态," 经济学动态, 2015, (1), 13.
- and 马光荣, "宗族文化、男孩偏好与女性发展," 世界经济, 2017, 40 (3), 122-143.
- 张心仪, 孙伟增, and 陈思宇, "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城市犯罪率?," 世界经济文汇, 2021, (2), 71-87.
- 房莉杰, "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例," 社会学研究, 2009, 24 (2), 130-148+245.
-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2005.
- 潘越, 翁若宇, 纪翔阁, and 戴亦一,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 管理世界, 2019, 35 (7), 116-135+203-204.

- 王美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2005, (5), 36-46+205.
- 福山,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1998.
- 邹宇春 and 敖丹, “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1, (5), 27.
- , —, and 李建栋,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5), 131-148+207.
- 郭云南 and 姚洋,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管理世界, 2013, (3), 69-81+187-188.
- 陆铭 and 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研究, 2004, (6), 50-58.
- 陈斌开 and 陈思宇,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 经济研究, 2018, 53 (3), 15.
- , 张鹏飞, and 杨汝岱, “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管理世界, 2010, (1), 8.
- 陶芝兰 and 王欢, “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2), 20-23.

## A 附录表格和图片

Appendix Table A1. 稳健性检验

	官员信任水平			
	(1)	(2)	(3)	(4)
大姓占比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年龄		0.021*** (0.002)	0.021*** (0.002)	0.021*** (0.002)
是否为少数民族		-0.849** (0.366)	-0.951** (0.389)	-0.993** (0.388)
个人对数收入		-0.007 (0.005)	-0.003 (0.005)	0.001 (0.005)
受教育水平		-0.030*** (0.005)	-0.026*** (0.005)	-0.022*** (0.005)
性别		-0.189*** (0.042)	-0.193*** (0.043)	-0.196*** (0.044)
是否党员		0.484*** (0.095)	0.485*** (0.097)	0.439*** (0.099)
是否已婚		-0.059** (0.028)	-0.055* (0.028)	-0.058** (0.029)
家庭规模			0.030*** (0.011)	0.018 (0.011)
家庭对数收入			-0.081*** (0.017)	-0.061*** (0.018)
村庄是否为少数民族聚集区				0.530*** (0.071)
村庄到县城距离				-0.001 (0.001)
村庄人均对数收入				-0.062** (0.026)
村庄常住人口数				-0.00004*** (0.00001)
Observations	18,971	17,629	16,659	16,016

Note:

\*p&lt;0.1; \*\*p&lt;0.05; \*\*\*p&lt;0.01

## B 附录变量问卷

家族祠堂数量、人际信任水平和制度信任变量问卷分别如 B1, B2 和 B3 所示。

## C 附录数据及代码

数据均为 CFPS 中的所使用到的公开数据, 可通过<http://www.isss.pku.edu.cn/cfps/>申请下载获得。本文所绘制到的所有图片、表格以及回归结果的可重复性代码可以在 [https://github.com/jianqih/clan\\_trust](https://github.com/jianqih/clan_trust) 中获得。

Appendix Table A2. 宗族文化与制度信任固定效应回归

	被解释变量：制度信任			
	(1)	(2)	(3)	(4)
大姓占比	0.037*** (0.014)	0.043*** (0.014)	0.041*** (0.015)	-0.007 (0.022)
年龄		0.025*** (0.001)	0.025*** (0.001)	0.025*** (0.004)
是否为少数民族		-0.389 (0.310)	-0.583* (0.328)	-0.766 (0.692)
个人对数收入		-0.017*** (0.004)	-0.014*** (0.004)	-0.020 (0.013)
受教育水平		-0.046*** (0.004)	-0.041*** (0.004)	-0.020 (0.014)
性别		-0.211*** (0.034)	-0.214*** (0.035)	-0.207* (0.111)
是否党员		0.523*** (0.067)	0.546*** (0.068)	0.497** (0.249)
是否已婚		-0.631*** (0.059)	-0.661*** (0.061)	-0.766*** (0.190)
家庭规模			0.051*** (0.010)	0.035 (0.028)
家庭对数收入			-0.069*** (0.015)	-0.003 (0.047)
村庄是否为少数民族聚集区				0.327 (0.332)
村庄到县城距离				-0.001 (0.003)
村庄人均对数收入				-0.462*** (0.125)
村庄常住人口数				-0.0001*** (0.00003)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7,186	25,209	23,918	2,262

Note:

\*p&lt;0.1; \*\*p&lt;0.05; \*\*\*p&lt;0.01

## A2 CA2"设施拥有情况"您村/居地界内是否有以下设施？【可多选】 【出示卡片 C-1】

访员注意：不论所有权是否属于村/居，只要在地界范围内就算有。

1. 小商店/小卖部/百货店    2. 幼儿园    3. 小学    4. 中学  
 5. 医院/卫生院/诊所    6. 药店    7. 庙宇/道观    8. 家族祠堂    9. 教堂/清真寺  
 10. 老年活动场所/老年社区服务机构    11. 敬老院/养老院    12. 体育运动场所  
 13. 儿童游乐场所    14. 村/居务公告栏    15. 举报箱    16. 社区网站/微博  
 78. 以上都没有

F1: (1) “家族祠堂”是指家族公共聚会的场所，也是家族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

(2) “儿童游乐场所”是指具有儿童玩耍设施（如滑梯）的场所。

## 【CAPI】

#01 选项“78. 以上都没有”与其他选项互斥。

#02 若 A2=78 或“不知道”或拒绝回答，跳至 A3，否则继续回答 A201。

Appendix Figure B1. 家族祠堂数量变量问卷

Appendix Table A3. 宗族文化与制度信任回归子样本

	被解释变量：制度信任			
	(1)	(2)	(3)	(4)
clan	0.049*** (0.015)	0.052*** (0.015)	0.050*** (0.016)	0.044** (0.018)
cfps2014_age		0.030*** (0.004)	0.029*** (0.004)	0.027*** (0.004)
cfps_minzu		-0.292 (0.573)	-0.739 (0.621)	-1.001 (0.698)
log(p_income)		-0.017 (0.011)	-0.020* (0.011)	-0.021 (0.013)
edu		-0.014 (0.012)	-0.016 (0.012)	-0.014 (0.014)
cfps_gender		-0.195** (0.094)	-0.228** (0.097)	-0.192* (0.112)
cfps_party		0.414** (0.210)	0.583*** (0.215)	0.450* (0.250)
marriage		-0.723*** (0.156)	-0.829*** (0.162)	-0.819*** (0.189)
fml2014num			0.051** (0.024)	0.036 (0.027)
log(fincome1)			-0.048 (0.041)	-0.045 (0.045)
minority				0.232 (0.198)
dis_country				-0.001 (0.002)
log(income_per_vill)				-0.125 (0.096)
residual_vill				-0.0001*** (0.00002)
Constant	5.178*** (0.061)	4.903*** (0.591)	5.774*** (0.756)	7.523*** (1.175)
Observations	3,349	3,081	2,886	2,262

*Note:*

\*p<0.1; \*\*p<0.05; \*\*\*p<0.01

【CAPI】如果 Preload\_V2=0(历年数据缺失)或 CFPS2012\_interv=0(初访)，继续提问 V2-V3；  
否则跳至 M3。

**V2WV2** “对他人的信任”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

- 1.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V3 如果 0 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 分代表非常信任，请你对以下这几类人的信任程度打分。

Appendix Figure B2. 人际信任水平变量问卷

【出示卡片W-12】

访员注意：如果受访者表示没有接触过此类人，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回答。

- V301 **WV301** “对父母的信任度” 父母 \_\_\_\_\_ 0..10
- V302 **WV302** “对邻居的信任度” 邻居 \_\_\_\_\_ 0..10
- V304 **WV304** “对美国人的信任度” 美国人 \_\_\_\_\_ 0..10
- V305 **WV305** “对陌生人的信任度” 陌生人 \_\_\_\_\_ 0..10
- V306 **WV306** “对干部的信任度” 干部 \_\_\_\_\_ 0..10
- F1: “干部” 指当地县/.县级市/区政府政府官员。
- V307 **WV307** “对医生的信任度” 医生 \_\_\_\_\_ 0..10

Appendix Figure B3. 制度信任变量问卷